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五目錄

謝壽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千石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劉慶道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鄭欽泰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源誠心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隱客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沈元明

成唯識論後序

郭震

劾趙彥昭韋嗣立韋安石奏

論去四鎮兵疏

離間欽陵疏

論闕啜忠節疏

上安置降吐谷渾狀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五

謝壽

壽龍朔中官右春坊主事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申其禮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躅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

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旣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其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拜禮無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可棄請總除廢豈容

存之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太宗文皇帝聖  
智則無所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於時僧衆豈不易令跪  
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爲  
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遠棄晉宋邊鄙之法則萬古  
不怪道俗心安矣

一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者比見普天之  
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親歿則追思遺跡者皆稟  
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  
異之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追思先

迹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臣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宏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

一至於此疑則存之無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

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



人或問曰經中旣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況今聖主示爲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戚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疑風也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

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卽國王法其法旣成終天不易  
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聞帝王  
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勝國王受  
佛付囑厯代尊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  
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  
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  
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  
惑因生其過譬由敬泥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覩相  
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

無託疊伐誰伐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爲定謹議

王千石

千石龍朔中官詳刑寺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怠其德餐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盡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怠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色

養爲孝不以棄親爲疑神道經久此而莫止尋其要旨亦  
有助化故詭服無黠彛章毀形不傷教義超然出塵之表  
紛然不羈之賓沖而無替疑爾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宵  
冥若存若亾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晉庾息談與其慢  
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  
使鳴錫趨劍佩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理緇衣並列敬弛雙  
行斯則袈裟忸金翅之威益孟慚呪龍之術其爲教也安  
所施乎遜等預忝芻蕘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  
議

劉慶道

慶道龍朔中官奉常寺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夫孝養所以事親髮膚爲立孝之始敬忠所以奉上跪拜  
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  
行俱盡元妙希夷窅冥難測陛下恢宏正道闡闢妙門興  
彼法徒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之儀衣  
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參摺紳於下拜厠笄總而長跪愚  
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降禮且

同巢許之流有異勛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爲善旣奉明  
勅敢陳正議謹議

鄭欽泰

欽泰龍朔中官司戎太常伯護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攸緬是以白毫  
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  
復軻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  
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

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  
靈臺別有元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鵬逸鷗促椿遼菌無爲  
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  
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真攝生有托陶性通資信亦爲政  
是基裨聲濃化而比邱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矜傲爲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  
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  
攻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  
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芻

堯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  
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惟庾冰責沙門之拜桓元議比邱  
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  
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物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  
故人不爲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  
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  
或御風而游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



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  
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忠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  
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  
而不被以嚴誅寘於臣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  
毀與禮教正乖蓮花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  
束帶爲儀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  
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  
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途  
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

之恩事絕名像豈稽首拜手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  
與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天爲願首四諦則於  
父母爲宏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  
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  
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  
稱兼乖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  
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  
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

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  
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  
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  
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  
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  
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  
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  
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  
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

降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  
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  
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  
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闡幽舍衛之境步屏  
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  
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  
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或致弗翦之恩山與樹之無心且  
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宏  
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

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以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隔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

隆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  
依者居蒂芥於其間哉語曰人因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  
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  
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  
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僞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  
寶祚斯俟定水元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  
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  
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豪釐之累雖  
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

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  
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  
人百祚遠光於帝業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  
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睿想旁求則誰不竭  
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於聖運聖而崇  
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  
矣斯所以歧路裴回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  
窺天蛙焉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鈇閤  
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舉

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  
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  
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覲顏漿夏履薄冰春兢  
惕已甚赧畏交集謹議

王泉

泉龍朔中官內侍監給事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檝碧落垂訓趣真境而揚言  
德總四天挺教殊乎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



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統屈身河上元功共卽事已乖是  
知緇服黃冠非闕廷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至於功  
深利益道備宏誘列三乘之旨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  
則言包萬象執慧刀而割煩惱棄有欲而習無爲存歿仰  
其舟航動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蹟所  
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真氣而基聖道  
則道冠混元蕩乎大乎固無得而稱矣今欲獎同名教令  
依俗禮綸言旣降誰曰不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元  
妙之理流蕩忘歸伏惟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教敷於四

海凝神體物宏道爲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  
茲兩教亂彼默語之途戒律旣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  
禮因循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源誠心

誠心龍朔中官萬年縣令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沖元君父之尊終資嚴敬况所行化  
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爲落髮不可加冠法衣  
不可加帶無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王隱客

隱客字少微太原人贈太子少保琚從父官鳳閣侍郎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  
端宸肅扆題尊玉宇之中斑屣影琚光佐璿逵之右洪猷  
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偶乘黿控鯉  
之英室欲蠶姿茹丹菌於祕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邱  
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  
撰妙輪而曾擊倣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

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蠹  
之響繁置弛網邁三咒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  
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  
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  
泊乎星潏攄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屬賓之化  
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  
以之崇奉縣代以之欽尚故苻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  
漢虔誠下緇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星暖而還明龍  
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峴延喜

流禎昭華獻吉財成紫宙歲蕤改粒之勳大比蒼黎茵靄  
遷裳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駁以曾馳駕八  
驥而橫厲希風崛岉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  
勝壤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模而以控國必俟於忠  
裝家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  
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  
言其志而宸襟厯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升堂  
之拜棕上人沖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詞閑綽身  
城浪謐飛寶仞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旣洽九

儒之要還探三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微望固  
已偶迹乘盃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  
適俗之權爲會真之實叩鳳閣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  
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  
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  
途縟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  
隱客業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  
徒以早尚華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鱗輕光  
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

摘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沈元明

元明龍朔中官左威衛錄事

成唯識論後序

原夫覺海激圓涵萬流而濬宗極神機  
轉妙被衆象而凝至真明慧日而鏡六  
幽洩慈雲而沛八寓演一音而懸解逸  
三乘以遐鶩體陳如之半器津有有於  
鹿園照善現之滿機繹空空於鷲嶺雖  
絕塵於常斷詎遺筌於有空顯無上之  
靈宗凝中道於茲教逮金河滅景派淳  
源而不追玉

牒霏華緒澆風而競扇於是二十八見迷喪應於五天一  
十六師亂牛雲於四主半千將聖茲惟世親實賢劫之應  
真悔生知以提化飛光毓彩誕暎資靈曜常明於八蘊藻  
初情於六足秀談芝於俱舍標說有之餘宗攝元波於大  
乘賁研空之至理化方昇而照極湛沖一於斯頌唯識三  
十偈者世親歸根之遺制也理韜困海泛浮境於榮河義  
鬱烟颺麗虹章於元圃言舍萬象字苞千訓妙旨天逸邃  
彩星華幽緒未宣冥神絕境孤明歛暎祕思潛津後有護  
法安慧等十大菩薩韞元珠於八藏聳層構於四圍宅照



二因樓清三觀升暉十地澄智水以潤賢林鄰幾七覺皎  
行月而開重夜優柔芳烈景躅前修箭涌泉言風飛寶思  
咸觀本頌各裁斯釋名曰成唯識論或名淨唯識論空心  
外之二取息滯有之迷塗有識內之一心遣歸空之妄執  
晦斯心境苦海所以長淪悟彼有空覺岸於焉高蹈九十  
外道亂風轍而靡星旗十八小乘勒羶軒而扶龍轂窮神  
體妙詣蹟探機精貫十枝洞該九分顧十翼而搏仙羽頰  
九流以濬瓊波盡邃理之希微闡法王之奧典稱謂雙絕  
筌象兼忘曜靈景於西申闕虹光於震旦濟物宏道眇歸

宗德粵若大和尚三藏法師元奘體睿含真履仁翔慧九  
門禪晏證靜於融山八萬元津騰流於委海疊金牆而月  
曜峻玉宇而遐騫軼芳粹於澄蘭孕風華於龍翼悼微言  
之匿彩嗟大義之淪暉用啓誓言肆茲遙踐泳祥河之輟  
水攀寶樹之低枝循鏤杠以神遊躡靈峰而安步昇紫階  
而證道瞰元影以嚴因採奧觀奇徒蒼龍於二紀緘檀篆  
具旋白馬於三秦我大唐慶表金輪禎資樞電奄大千而  
光宅御六辨以天飛神化潛通九仙賁寶元猷旁聞百靈  
聳職凝旒邃拱杳通夢於霄暉挾組摛華煥騰文以幽贊

元奉綸旨溥令翻譯敕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  
令高陽公許敬宗等潤色沙門釋神泰等證義沙門釋靖  
邁等質文肇自貞觀十九年終於顯慶之末部將六十卷  
出一千韜輶蓬萊池湟環渤載隆法寶大啓羣迷頌德序  
經並紆宸藻元風之盛未之前聞粵以顯慶四年龍棲叶  
洽元英應序厥閏惟陽糅茲十釋四千五百頌彙聚羣分  
各遵其本合爲一部勒成十卷月窮於紀銓綜云畢精括  
詰訓研詳夷夏調驚韶律藻挾天庭白鳳甄奇紫微呈瑞  
遂使文同義異若一師之製焉斯則古聖今賢其揆一也

三藏弟子基鼎族高門玉田華胄壯年味道綺日參元業  
峻林遠識清雲鏡閑儀玉瑩凌道邃而澄明逸韻蘭芳掩  
法汰而飛辨緒仙音於八梵舞霄鶴以翔禎攜麗範於九  
章影桐鸞而絢藻昇光譯侶俯潛叡而融暉登彩義徒顧  
猷暢而高視秀初昕之璇景晉燭元儒矯彌天之絕翰騰  
邁真俗親而四辨言獎三昉疏發戶牖掖導津涉績功資  
素通理寄神綜其綱領甄其品第兼撰義疏傳之後學教  
蟠黃陸跨合璧於龜疇祥浮紫宮掩連珠於麟籀式罄庸  
謏叙其宗致云

郭震

震字元振以字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唐休璟  
破吐番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睿宗景雲二年  
累官至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館陶縣男以誅太平公主功  
進封代國公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未行元  
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流新州尋以舊功起爲饒州  
司馬道病卒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

劾趙彥昭韋嗣立韋安石奏

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

提挈乃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  
猶子之情於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慙加微貶旋登寵秩  
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  
結爲甥舅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安石  
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大皇輔政之制定阿韋  
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  
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請付紫微黃  
門準法處分

論去四鎮兵疏

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園囿八荒而萬  
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  
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利亦隨之  
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防此是欽陵  
切論者若以爲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以爲不可允則  
當設策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其意使興邊患也  
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和望未  
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爲比設如人家遭盜  
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

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  
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  
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  
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爲何如夫善爲國者  
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  
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駑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  
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壤  
漢密近蘭鄯比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  
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恡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



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强易  
爲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卽  
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欽陵口而和事未全絕如  
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  
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逕有分裂  
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筭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  
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爲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  
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筭以惠百姓也

離間欽陵疏

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

論闕啜忠節疏

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

征身殞寇庭國中  
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  
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  
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  
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  
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公爲吐蕃作鄉導主  
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  
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  
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  
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

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卽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匭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

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饑餒又吐蕃頃年亦冊倭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威恩亦何由卽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

入拔汗那稅甲脫馬臣在疏勒其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  
漢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卽將倭子重擾四鎮又虔瓘  
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  
之境猶引倭子爲蔽今此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  
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  
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  
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以爲非計

上安置降吐谷渾狀

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

就秦

原注今隴天水郡

原注今隴汧陽郡

或欲移近豐

原注今九原郡

靈原注今靈武郡

貴

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耽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爲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爲害

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  
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  
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系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

者原注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原注今張掖郡肅州

降者原注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州左側安置之當瓜原注今晉昌郡沙

降者原注今燉煌郡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

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旣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  
所役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  
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必



要纂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爲患慮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爲勝策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強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爲非亦易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其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以爲羈縻戎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無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定安置之計

無令驚擾速生邊患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姚崇

撲滿賦

請褒賞劉子元吳兢奏

請東都別立義宗廟奏

請宣示豫州鼎銘符瑞奏

對太廟屋壞奏

諫造寺度僧奏

答捕蝗奏

對問冤獄疏

請遣捕蝗疏

東幸疏

答張九齡書

報倪若水捕蝗牒

造像記

遺令誡子孫文

先師冉伯牛贊

口箴

執秤誠

并序

彈琴誠

并序

執鏡誠

并序

辭金誠

并序

冰壺誠

并序

十事要說

答盧懷慎捕蝗說

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

姚崇

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本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武  
后時以字行至開元時避帝號更名崇爲孝敬挽郎應下  
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超遷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尋遷鳳閣侍郎爲張易之所譖改司僕卿猶  
同鳳閣鸞臺三品出充靈武道大總管神龍元年預謀誅  
張易之兄弟以功封梁縣侯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先天二年改紫微令進封梁國公授

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開元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重贈太子太保

撲滿賦

夫惟哲人罔有敗德几杖攸誠盤盂見勸容過於鏡則照窮任重於才則道塞多藏必害常謹不忒茲撲滿之陶形假埏埴以爲靈其中混沌竅開今沈以默其外空蒙忽合今爛而青藏鏹符於神論固壘同於道局謙以自守虛而能受矣初積而終散竟出無而入有乍苦乎巨蚌之全滿

而則剖不異乎亢龍之悔盈莫能久故君子永鑒是式允  
執厥中道不可以常泰物不可以屢空雖聚寶含真立制  
之端自我而辭豐忌覆致用之數在公何茲器之微賤蓋  
與時而變通苟利物而害已亦持盈而省躬豈獨夫魯國  
宥坐誠欬虛已周階銘玉端口室愆損之有餘補之不足  
明遠鑒之退止訓勞謙之軌躅稽長倩以投贈庶平津而  
自勗

請褒賞劉子元吳兢奏

伏見貞觀十七年監修國史房元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



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實錄二十卷成制封元齡一子  
爲縣男賜物一千段敬宗一子爲高陽縣男賜物七百段  
敬播改授太子司議郎賜物五百段仍並降璽書褒美又  
神龍二年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  
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制封  
元忠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  
百段自餘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並降璽書褒美今  
史官劉子元吳兢等撰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  
並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益修官已下加爵及賜命子

元等經臣援引古今欲臣聞奏臣謹尋故事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可爲准子元等始末修撰誠亦勤勞敘事紀言所緣雖重承恩賞賜固不在多子元吳兢望各賜物一百段

請東都別立義宗廟奏

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祖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

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

請宣示豫州鼎銘符瑞奏

聖人啓運休兆必彰故化馬爲龍預流謠頌秀爲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都鼎銘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州處天下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先感二儀靈慶昭彰曠絕今

古臣等忝陪近侍喜萬常情請宣付史官並頒示內外

對太廟屋壞奏

太廟殿本是苻堅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政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茲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旣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旣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

諫造寺度僧奏

佛不在外求之在心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  
救於亾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  
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  
令壞正法

答捕蝗奏

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  
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  
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相噉毛

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

對問冤獄疏

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

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  
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

請遣捕蝗疏

臣聞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  
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  
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  
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

東幸疏

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

以應變異舉峻良搏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詔諛繼絕  
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

答張九齡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慚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  
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  
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唯以直道爲業  
匪以曲路期通厯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  
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  
有恒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



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  
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  
道旣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  
分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  
首

報倪若水捕蝗牒

劉聰僞主也德不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  
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勉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  
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自安

造像記

切

關八字

彰昊天之恩罔

關三字

施渥牛涔効淺每以弄鳥勤

侍恩反哺而馳魂記鳳淩虛願銜書而走魄聞夫踐寶田  
之界登壽域於三明揚慧炬之暉警迷塗於六暗爰憑聖  
福上洽君親懸佛鏡而朗堯曦流乳津而霑血屬下該妙  
有旁括太無並悟真詮咸昇覺道銘曰

地踊珍塔天飛聖儀丹楹日泛錦石蓮披酌慧難測資生  
不疲長褰欲網永庇禪枝

遺令誡子孫文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邁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缺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遊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亾以後子孫旣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

唯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旣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至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每靜思深所歎服昔孔子至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亾席捲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令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亾者致戮屍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

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亾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途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亾國旣

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  
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亾國破家近日  
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  
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  
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刃段段  
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  
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  
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  
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

有佛教豈抄經鑄象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傳  
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鮮沈疑宜觀而行之且佛  
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  
慈悲行善不行惡則福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  
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  
所恡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亾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  
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  
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亾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拘  
如來普慈意存利萬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

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亾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元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歿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先師冉伯牛贊

顓門隸業入室推賢名惟科首行則士先是爲上足寧同  
及肩亾之命矣懷之喟然

口箴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  
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  
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  
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  
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

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  
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執秤誠

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  
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毫釐不差輕  
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

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  
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  
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

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  
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  
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  
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  
觀則同夫佩弦

彈琴誠并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  
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況於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  
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導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爲美和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爲國者若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於立法聲悲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鄒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執鏡誠

并序

執鏡者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慚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

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輦組匣以珠璣龍繞池臥鳥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爲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辭金誠并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焉

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慎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則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無爲欲無悔悛

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爪李悔之伊何譴謗由乎  
意茲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  
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誠往修來慎終如始

冰壺誠

并序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澈無  
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  
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  
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害剝爲務在上以財賄

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  
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  
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參致水席皮洗幘縕袍空裏雖清  
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  
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烟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 十事要說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  
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



任出闔人之口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  
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  
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  
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  
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  
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

答盧懷慎捕蝗說

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  
用其犬孔子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  
蝗蟲極甚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  
餓殺此事崇已經面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  
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

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闕十  
七字

乃有

闕五  
其有高山峻極

闕二

磊

闕一

而不窮大川

靈長清瀾浩汗而無絕

闕一

芳

闕四

雲

闕一

者其惟于

闕四

字

乎君諱知微字辨機其先周封

闕十

東海

闕一

爲

闕二

其後仕於魏亦家於代

闕一字

代

闕一字

謹左僕射太子太師

雍州牧子孫相承故今爲京兆萬年人也高祖

闕一字

周涇

州刺史

闕一字

安郡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瓜潼充

邵四州刺史涇州總管建平郡公諡曰剛曾祖宣道周儀

同大將軍隨內史舍人左衛率上儀同

闕一字

安子皇朝贈

涼州刺史諡曰獻早執珪璧累傳茅土履

闕一字

遍於文武

聲華被於中外祖志寧皇朝秦王友禮部尚書侍中尚書

左僕射太子太傅太師蒲岐華三州刺史上柱國燕國公

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山河授

闕一字

星象降精負明

闕一字

之

闕二

佐絲綸之大業謀猷瑣聞動合全模詳綜禮闈言成

故事聲徽滿於天下位望極於人臣父立政皇朝吏部郎

中國子司業太子率更令渠號二州刺史太僕少卿公子

公孫多材多藝

闕六

聲實豈惟臺閣取則抑亦河海稱宜

公丹穴融姿生而五色青田表質動則千里言爲士範行

乃人師包括藝文

闕一

詞場而獨步甄明政理登

闕二

而

先

闕一

朝澣

闕二

之衣心

闕一

地義夕寢

闕二

之被性篤

天倫行必由信不負黃金之諾舉無失德逾慎白圭之玷

正假馬之非禮革攘羊之爲直風塵不雜契芝蘭而獨秀

歲

關一

無

關二

松柏之

關一

彫每屈於書生亦

關二

公子

不恃才

關一

傲物將

關四

仁永徽元年補宏文生爰以佩

觴之年且戀過庭之訓特降恩旨許其在家比及三冬方

齊

關一

哲擢第釋褐授太子內

關一

丞

關一

年遷授祕書

郎兼通事舍人內供奉

關四

峻

關二

增

關二

有詞令之一

關一

字

遂兼敷奏之職緣親延累下遷常州司兵參軍梁州西

縣令同州司法岐州岐山縣令汧池戢鶴棘林栖鳳固

關一

字

高而位下惟小屯而大亨謙而彌光

關一

而不雜

關二

無

關一

齊

關六

之受

關二

條范滂之責成千里中都之彰

關一

善癉惡上蔡之易俗移風蓋無以過也俄丁寤罰殆至滅

性雖槐榆屢變而創痛猶殷服闋被徵字闕一為舉首勅授

魏州貴鄉縣令字闕一任未幾字闕一在京達豫公乃請休息

躬尋醫緩專專代喘感而遂瘳於時魏州連夏大旱州縣

祈禱靡愛牲璧密雲徒積甘澍罕字闕一公入境字闕一一人闕一

字心闕一戴字闕一薪艾字闕一即未焚灌壇風雨字闕一其一闕一

字洽字闕二隨誠降雨施及公私枯稼蔚為嘉苗赤地變為

膏野百姓鼓舞而相賀五穀滋蕃而遂登尋被巡察使昇

進制加朝散大夫行城門郎大名之邑人結去思字闕三門

朝推稱職俄兼夏官郎中闕三字著闕一字兼五熟昔稱歸闕一字

字是膺俊選阮籍之樂東平孫盛之思小邑願從所好天

且不違乃出爲許州司馬累除蒲晉潤三州長史龍臉一

闕一字驥足載馳闕一字下河史亟展闕一字興之政延陵闕一字

瀆累闕一字歸闕三字既闕一字人謠遂紆朝獎長壽二年制授

鄂州刺史無何又累除道利二州刺史化被荆楚威覃蜀

漢去獸遷蝗以奉最斥爲患雖經討闕一字曾不衰止有果

州流溪縣丞邢曇之等聞公政術深思拯庇仰鄰燭之延

佇慕河潤以傾勤曇之因使入京乃以父老等狀上請情

詞懇到

闕二字

天心乃降優旨授公檢校果州刺史寨帷一

視羣

闕一字

出奔下車三令

闕一字

境

闕一字

息神功之歲復除

恒閔二州刺史礪岳北臨劒門南峙是爲襟要實賴才雄

公以身率人令行禁止河朔拒二天之謁漢中興五袴之

歌惟揚奧區是

闕一字

重鎮事兼

闕二字

允藉親賢久視元年

又改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地總淮海路兼嶺蜀僑舊相

雜良猾莫分攘攷爲恒椎埋所聚公懸明鏡以臨照稱物

無

闕一字

撫利劍以斷割隨機有裕補張綱之

闕一字

政紹何

武之遺績江圯之

闕一字

於是乎在長安二年改授常州刺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六

姚崇

六



史毗陵大藩實要良守輟已成之務就有待之司顧盼而

澆俗自清咄嗟而

關一

政咸理公每懷敬止恐

關二

之漸

蕪願近鄉閭雖執鞭而可仕屢陳章表具列款誠

關二

時

在鳳閣侍郎預知

關一

政備悉情素常爲贊成乃屈資除

雍州司馬從其好也粵以宏才俯從

關一

尹

關一

晞

關二

有犯

關六

惟賢是

關一

能名播於京輦公心

關二

人吏旣

推宿德

關二

舊資朝廷稱歎聲聞旒宸乃加銀青光祿大

夫改授絳州刺史州管軍府戶多彫散惟良之任自昔稱

難公隨方撫馭應時

關一

理奸盜畏威而

關一

境流

關一

感恩而復業以公

闕一字

舊正人德業斯重講

闕一字

之任髦

俊是

闕一字

乃除太子左庶子又遷太僕少卿并累封東海

郡侯行本忠良器實高茂膺負璽之清級播恭慎之嘉聲

鄒魯

闕一字

一番

闕一字

標舊國闡揚文教馮藉師資乃除兗州

都督公五百挺生博聞強記三千受業發瞽振聾撫俗則

黃霸重生講藝則顏回不死俎豆益先生之饌歌詠光夫

子之門發餘燧於槐檀導末流於洙泗公讀

闕二字

傳乃慨

然歎

闕一字

古人云

闕一字

相視盡

闕一字

壽哉

闕一字

况

闕四字

殘

光詎幾昏中

闕一字

壁餘歲可知乃懷鼓缶之娛遂抗懸車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六

姚崇

无

之請至誠上達優旨旋許追二疏之逸軌訪四皓之幽居

張禹韋

關一

之流魏舒

關二

之輩遂異代

關二

殊塗同歸

者焉景雲二年封

關一

海郡公又檢校鴻臚少卿公遠覽

夜行之誠自傷月告之年僂僂承恩斯須罷職嗟乎鄭辰

甫及謝酉難移既勞息之有期豈桐

關一

之可救以

關二

二年六月廿五日薨於長安常樂之里第春秋七十九泰

山其頽仰曾峰而何及長河既竭望清瀾而遽遠以開元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遷祔於京兆府三原縣萬壽鄉長塋

原舊塋禮也公

關一

海

關一

族三台

關一

胄行爲模楷言

成隹的居家盡孝奉國竭忠情叶段干直以道義爲富性

符徐邈唯以詩書自娛歷居官次每著殊尤之績篤於友

道非虧然諾之心嗟乎闕一字愍溫闕一字永往子安何闕三字

仙鶴之聲元伯長闕二字有素車之闕一字平原四望闕二字春

闕一字荒燧千年蔓草秋露旌旒低而復舉簫鼓咽而不鳴

涕淚成冰瞻昔恩而未重柱檻皆素顧今禮而爲多嗣子

朝議大夫行密州別駕上柱國東海郡開國男克勤次子

朝議郎行左監門率府長史上柱國武陽縣開國男克構

朝議郎行華州司戶參軍上柱國黎陽縣開國男克懋等

聿修祖德不墜家風冬日將夏日相輝金友與玉昆交映

闕五

以闕義相規別

闕一字

逾

闕五

遂

闕一字

良友既沒誰堪

制服之悲知音者希空軫絕絃之痛龐馬之室本不分於

客主管鮑之契固無限於存亡見

闕一字

爲文辭不獲免平

生言行誠僕所知揄揚事業則吾豈敢將

闕三字

之迹

闕一字

題無愧之詞云爾

江河派別兮靈長芝蘭挺秀兮芬芳象賢襲慶兮忠良過

庭承訓兮義方本百支兮無疆彌七葉兮未央心懸明鏡

兮氣銳干將化成雉狎兮德

闕一字

鸞翔或

闕二字

而馳譽或

字關二而爲光列爵窮於五等爲尹邁乎三王入龍樓兮膺

侍接擁鳩杖兮體歸藏東川不待西域無香盧敖仰兮無

逮王喬去兮何常思武子之可作歎公業之不亾露關一

泣於關五於關四玉兮長想臨挂劍兮增傷